

三朝遼事實錄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六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男會苾穉藹父較閱

辛酉

九月巡按方震孺題遼瀋繼陷張神武零騎渡河

明知事必無濟而不肯退步卽所部二百四十人亦知神武之必死而不肯潰散則非獨奮不顧身其忠義孚結更有足多者夫獎忠之與查迯同歸一意惟以神武未知名之將灑血沙場便登俎豆則二三大帥抱頭而竄者知七尺殘軀不如耿耿片魂將慚愧欲死矣○毛文龍先在鎮江等處擒殺僞官被賊大發兵于二十六日將鎮江等處男婦一槩屠修燒燬

民房不知其數。難民三萬餘渡過朝鮮。梅海一帶存活。文龍先于二十日前過朝鮮去訖。

史臣董其昌曰。毛文龍以二百人奪鎮江。擒逆賊獻之。闕下不費。國家一把鐵。一束草。一斗糧。立此奇功。真奇俠絕倫。可以寄邊事者。如此膽略。夫豈易得。使今有三文龍。奴可擄遼。可復。永芳養性。可坐縛。而擧之。鼓下矣。且可就遼。平遼。鼓舞殘民。用其必死之心。練成精卒。不待四出徵兵。擾動天下。川蜀之亂。可以不作矣。今棄文龍于絕地。委忠義于虎狼之口。力盡而不抹。不資以器械衣糧。使之坐斃。以聽奴所。

魚肉以爲養。真報仇佐奴酋而致疾于我也。豈不哀哉。豈不惜哉。夫舍殘遼必死之精卒不收。以爲用。而遠募天下。以致亂。棄奇策有效之文龍。不抹而偏信。一籌莫展之王紹勳。恐天下亂盡。尚不能越三岔河一步。而社稷以危也。伏祈嚴勅經撫。消融成心。亟圖揀援。俾梁之垣。冒險曲達。將所賫銀兩。宣諭朝廷。意偏加賜。賚早收。全遼不至并壞天下。社稷幸甚。

總理王在晉議覆刑科劉弘化本會同戶部署部事。右侍郎臣臧爾勸本部署部事尚書臣張鶴鳴工部

尚書臣王佐集議外看得兵馬錢糧甲仗三部各有攸屬向皆取諸額編乃遼事潰而添兵添餉添盔甲器仗皆賦額之所不載者 國家原無此項經費乘時之急值用之窮 皇上屢念計臣之無措而發帑金以應之臣等多方撙節錙銖必惜惟時當遼瀋初陷遐邇驚惶調募四出人情直同沸鼎政事有如執熱只問徵兵不問兵糈所自出顧兵非吸露殮風之可飽餉非量沙撮土之可充目今厘厘要辦粒粒難處有不得不慮其終者計從本年三月以來邊腹共調兵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十四名各省直共募兵

十五萬二千五百九十八名，調馬五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匹，募馬二萬三千匹，又留山東本地馬五百匹，此兵馬之總數也。安家馬價除山東增兵五萬，扣新餉銀四十萬兩，聽其自行召募開銷，又留本省馬五百匹，無馬價外，餘共該安家等銀一百六十九萬二千三百六十三兩，馬價銀九十九萬四千五百兩，此安家馬價之總數也。衣甲器械船價等項，除山東另行銷算外，餘共該衣甲器械銀一百三十七萬六千兩，船價銀八萬四千兩，薊鎮車營造車銀九萬兩，又新舊水陸兵甲仗硝黃火器銀四萬兩，此衣甲器械

船車等項之總數也。夫調募兵三十萬五千七百有奇，調募馬八萬二千八百七十五匹，而兵工二部計費銀共四百六十七萬六千八百六十三兩，而戶部之行糧鹽菜草料不與焉。又解發廣寧招兵買馬撫賞銀一百萬兩不與焉。經費浩大，萬不能支。于是臣部議停原題薊宣等九處募兵二萬七千名，馬一萬三千五百匹，廣東水兵三千名，又以四川土兵不能多調，議緩二萬四千名。又因延緩虜警，議緩調兵馬三千五百名。匹可省兵工二部錢糧一百四萬六千五百兩。此停緩于三十萬五千七百兵之內者也。山

東增兵五萬。臣等議撥江淮水兵一萬、福建水兵三千、填補數內。此減于三十萬五千七百兵之內者也。既緩且減，實調募兵二十四萬八千二百七十名。有奇。此臣造報于冊內者。乃冊之所不載。查係食糧見在。又有加于二十四萬八千二百七十名之外者。雖邊腹調募之兵，未必俱到。倘一齊併集，連見在兵共三十一萬九千二百九十六名。天津尚缺水兵，未免再募。又尚書涂宗濬招募柯陳銳士、廣東巡按王尊德、招募武勇，各有次第。又南部臣何棟如招兵五千、谷天御史鄒復宣招兵五千名。又四川盧萬邦劉輔

臣招選親丁殺手五百名，又各邊調發之兵，留舊餉養家，再募新兵六萬四千六百七十四名，以補原額。又經略帶去營兵五千，留額糧養家，本名仍領新餉。是食糧兵數已盈四十萬有奇。昨年議十八萬兵守遼陽，已到者僅十五萬，共費本折色及關外牛騾車輛計銀八百萬有奇。今日之兵數比昔多浮二十五萬，則一年所費當及二千餘萬，不待言矣。夫新餉之加，編除兵工二部分用外，所存止三百六十萬九千九百九十兩，而本色卽用三百萬以外，餘者皆索之無何有之鄉，卽桑孔重生，劉晏復出，無可奈何，且諸

臣有志請纓者。競言招兵。諸臣出關渡海者。競言招家丁。愛身者。只圖身伴有兵。不思口中無食。大抵兵日增而無日減。餉日減而無日增。兵不聚所憂在邊塞。兵聚而無餉。所憂在蕭牆。國家以奴酋爲患。不知有兵無餉。兵卽爲地方之患。臣是以憂兵甚于虜。而急餉甚于兵也。此外河西索戰車。海上索兵船。各路索盛甲器械。卽以天地爲爐冶。億兆爲工匠。鑿山取鐵。有時而竭。鑿地取煤。有時而窮。伐山取木。有時而盡。日日催取。日何能給。至于車夫騾戶。苦無腳價。匠作各役。苦無工食。鑄作打造。苦無物料。鐵甲未完。

又徵紙甲。捨刀纜備。又備布綿造車窮日夜之力。推輓極道路之艱。卽無盡之藏。不能供其索取。矧不編之額。何以應其紛求。臣與司空日相蹙額。無計可支。不得不哀懇。聖明再發帑銀一百二十萬以濟工部目前之急。此皆萬分緊要之需。不得則赤身徒手。不可爲兵。缺車乏船。不可以戰。緩則誤事。非比泛常之請乞也。再照臣部原無錢糧軍興之際。應酬如雨。日下止存解剩銀五千六百餘兩。猝有緩急。從何措處。然臣部不敢槩瀆。俟有急用。方敢奏請。至于戶部歲餉。該銀二千餘萬。兩問之田賦。田賦不載。

問之庫藏庫藏久空。兵一日不停則餉一日不止。利
孔既竭財源已窮。臣等憂懼不知所出。疏冊既完正
擬奏。聞而登萊巡撫陶朗先移咨。臣再請兵馬糧
餉咨開兵馬船隻甲仗暨大將軍佛郎機等件。連安
家行糧共算合三部所需不啻四百萬。取之者如滄
海之波。汲之無盡。愈出而愈不窮。應之者若無底之
卮。涓滴不留。隨取而隨告匱。蓋兵工之窮。原無長物。
而司農之苦。未可告人。堂堂天朝。臣未敢纖細畢
陳。示窘于四夷。以傷國體。除戶部經費甚鉅。百凡
無處應請。銀兩聽其算明。另疏陳請。外臣謹先將

調募兵馬扣支錢糧及待用銀兩彙冊奏聞

王在晉題初廣寧之請兵也。軫恤海內之民生。樽節國家之財力。兵數從減舉。朝靡不心服。然臣部慮東夷勢重。難支調募。開除招集合新舊兵十四萬。卽見在之數。未經查覈。然據臺臣齎賞兵數已十二萬。有奇矣。謂兵不堪用。則當汰而勿食我之餉。旣食餉。卽謂之兵。旣謂之兵。則何不可使之戰。兵能習練。則市人皆可爲精兵。不練則精銳不能當大敵。設使典盛賣甲。則精銳立化爲頹靡。倘其足食足衣。則懦弱可變爲強壯。顧所以養之者何如耳。今邊兵五萬皆

帶有隨身甲仗舊兵及新募士兵招來潰兵未必全無遮身之盾然解過鐵甲八萬七千五百副又舊甲鐵葉可用者一萬副盛八萬二千一百頂內工部所造新甲極其堅整而取諸京庫者俱經科道挑選非真不堪用者也或者道途之盤運關門之堆積不無損壞而經臣咨部謂京中所造多與邊上用不相宜且多頑鈍而鮮堅利故以前發遼東者必重新改造方可給軍應用今擬解工價物料于邊就便分頭自爲打造經臣身任兵革必能加意鑪錘獨錢糧難處處無以應細查內庫盛甲堪用者幾無存剩

何以備。京營之取用輦轂重地。武庫空虛。猝有緩急。赤身裸體之兵。可資捍禦乎。臣不暇爲遼左計。而先爲京師計。向來庫積甲仗。原不解邊。今爲邊疆取竭。援遼器械。押發如流。已稱足用。今尚有氈帽布衫。執棍以立之兵。何也。將無故示凋憊之狀。以待挑選乎。官兵畏奴如虎。問兵則曰不精。問器械則曰不備。問鞍馬則曰不整。裝貧做老。只想回鄉。便保身軀性命。然則撫劔疾視。以無懼爲主者。恐無其人。獨念一兵出關。費銀二十餘兩。多者三十兩。斥一兵則前銀卽化爲烏有。目前無用之兵。皆重價買來之兵。非

可一筆塗抹者。撫臣自買馬萬匹。皆騰驥上駟邊兵帶馬。及太僕寺馬共四萬三千三百匹。步騎相兼。馬非不足。乃以馭馬無人。秣馬乏料。致多倒死。今天氣漸寒。倒損必甚。故必講養馬之法。而後可望馬之多。不然。雖多不能當損折也。河西一帶米豆皆露積。以待轉輸。人馬皆空腹。以需草糗。昨奉 聖旨。以遼運前派車牛煩費無益。科臣周希令所刊董搏霄人運之法。人人以爲可行。且昔年征播亦用人運。目前將科臣條議姑一試之。以待車輛之集。亦不失爲一時通變之權也。臣等與經撫二臣誓心滅賊。凡外來奏

疏一一依行非敢互異戰車已發五百六十一輛續
發者絡繹于途矣。宣大馬匹久差官市買營馬在關
者悉聽撫臣之借用矣。盛甲之僅存者臣同工部一
一查發運米車牛亦會題買辦矣。調募之兵四川湖
廣浙江皆起行有日刻期可至矣。乃垂成垂就之功
忽轉而爲愈變愈危之局。臣等相顧詫異豈西虜情
形之中變乎。夫西虜可借以張我之勢而不可倚以
爲我之用。可結以散奴之盟而不可藉以敵奴之衆。
第使不爲我患。不爲奴助。奴不得假道于西。我得專
意于東。卽爲用夷之要着。其來與否。我不能知。來矣

而深入與否我不能知。深入矣而力戰成功與否我亦不能知。卽幸而成功而索報無厭。酬賞難遂。心無定嚮。餌之以利則趨。戰無定形。劫之以威則懼。今國威未震而厚賄何從。既有饑饉飽颺之慮。又懷拒虎進狼之憂。御之善則虜爲我用。御之不善則我爲虜。愚故恃虜則虜操勝負之權。我惟自恃則我操常勝不敗之勢。臣所云西虜未可全憑者此也。據劉渠塘報。佟養真供稱。奴酋見金州有水兵。又因鎮江不服。不肯進兵。定在十月冰凍南船不能行。方可犯搶。然則河西數月之安。明係登萊水兵牽制之力。臣一

入都卽定此策。近見奴酋縱焚旅順房屋，正恐我兵
之久泊東兵一退，奴必西馳廣寧，貼危而京師震
懾。此必然之勢也。頃見津撫疏云：「深冬天氣，沍寒海
河結凍，非利用舟師之日，停泊海上，旣恐震盪之堪
虞，逼鄰虜穴，又慮焚燎之爲患。屆期似當令各營收
兵入津休養，銳氣整頓，行伍以待。明春之大舉，撫臣
憐軍士之苦，臣亦有同心顧兵法，必藉虛聲而解圍，
須用旁擣。我兵常泊于旅順、廣鹿島之間，近之可以
繫金復海，蓋歸順之心；遠之可以張鎮江、義州犄角
之勢。萬一狡虜渡河，我兵卽攻金州等處。一面傳諭

毛文龍王紹勳進兵夾攻。一面招致鐵山長生島朝鮮團聚之民荷戈幫助。一面密結蓋州豪傑令敢死之士焚其積聚。賊必懼而內顧。而廣寧之危可解。山海之烽不急。都城之衆自安。臣所謂東兵未可遽撤者此也。或曰北風漸急。如三軍之畏冷。何夫旅順距金州甚近。原係泊兵之所。而廣鹿島亦可屯兵。防汛之師。海棲水宿。其常也。泊舟于避風之灣。下旋于活水之灣。多給衣綿。時加犒賞。接應糧食。惟風火之克謹。更掩襲之嚴防。至于天津水兵亦令其與登萊分路。艤泊聲勢相連。首尾互援。而沈有容所統之福

兵檄令其分防各險毋聚一方倘各兵勞苦輪次更番不得潛離汛地臣部嚴催江淮福建水兵接應仍行戶部速爲處餉以時給發其義州一路糧餉不敷路遠輓輸難繼更祈 聖諭再勅朝鮮暫時接濟用過米粟通計數目卽於監軍梁之垣所賚銀補給如不足待春汛後補給一遇天兵進發或奴兵西渡該國卽進兵協擊庶毛文龍王紹勲之勢不孤而我兵得藉應援以無恐矣○尚書張鶴鳴奏佟卜年爲經略舉用今逆賊佟養真的與卜年同族空置之雲貴展其所施以圖報効胡嘉棟劉國縉應置廣寧立功

贖罪

十月戶部尚書汪應蛟奏遼左用兵三路布置共兵二十六萬併薊遼總督添募將三十萬矣前議餉止百萬今增至千二百萬或云當千五百萬矣臣部歲入九邊額餉不過三百六十萬尚不足以供歲出年來所用遼餉搜括不足不得已加派于地畝然派止五百餘萬民已告窮而兵工二部分去百二十萬又順永保登萊青六郡以勞役減免臣部所藉口給餉者僅三百六十六萬而已卽以千二百萬計之尚不及三分之一也幸蒙皇上俯念調募煩費計發

帑金四百萬少紓目前之急然兵工二部分去安家
兵仗銀共三百十萬臣部所分以給行日糧者又止
九十萬金而已今臺省諸臣條議有未盡允行令
再議確者臣今復與諸臣會議條款務求法所可行
事無窒碍者約計可辦之數仰候 聖裁俾臣部遵
奉施行

王在晉題邇接遼東總兵劉渠塘報內稱七月內有
奸細報奴酋說西虜助兵從黃泥窪進河西大兵從
三岔河并柳河進水兵從金州進高麗兵從鎮江進
奴酋甚是慌懼又差王有倉過河探聽河西多少兵

馬糧草有無在于何處堆放又供佟五分付各奸細柳河口娘娘宮一帶凡有堆垛糧草處所不許放火燒燬等待河凍之日分一枝兵從柳河口進入先獲糧草以備我兵食用又稱奴酋共領真韃子三萬有餘駐防遼陽李永芳領遼兵三萬俱住遼陽北城各將近日新編許多鄉兵戰車鎗砲火藥俱備停當等河凍馬步車一齊過河等情續據登萊總兵沈有容稟稱毛文龍自得佟養真後避居龍川請兵朝鮮朝鮮一兵不發且禁其市糴又差張獻政往遼城內偵探奴酋令李永芳守遼陽盡將精兵領出海州及河

上一意河西不復東顧等情該臣看得狂酋窺我虛實決意渡河合東西報而賊情如券合焉自古行兵先謀截輜重謀奪糧食謀絕餉道此不待智者而後能知之也當海運初通登萊米豆盡積蓋套暴露於風雨腐滯于潮濕狼戾殊甚比蓋州陷沒充實之倉困露積之芻粟守土之官不付之一炬而盡爲盜資奴之盤踞遼陽數月不憂饑餒且將壯丁遷徙蓋州以就食臣每念及輒拊膺長歎而深恨當時之失策也今兗華島河東堡船家務柳河口等處堆積芻糧甚多賊之生心久矣遷延不運以待牛車車牛何能

猝辦卽辦何能猝到卽到何能猝運。跟視糗糧之山積。而致令米價之如金。口需粒食以療饑。而頓使枯腸之忍餓。兵至十餘萬。山谷可平。江河可塞。矧以養生活命之物。令人搬運。節其氣力。均其勞逸。人情自當樂赴。豈真木雕泥塑。手足不能運動者哉。時迫矣。轉眼河水將合矣。路遠者當用餉臣所僱之小車。地近者當依科臣所議之人運。或挑選軍士。挨隊以搬移。或增添脚價。覓夫以轉運。通限一月。將海瀕所積。懸米豆。各處所採之青草。盡搬入城。以絕狡虜之垂涎。以杜奸細之窺伺。彼河西二百里荒瘠之區。既不

得因糧于我虜。必逡巡却顧。至則堅壁清野。野無所掠。食盡不能久居。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用奇掩襲。必勝之形在我。仍令登津旅泊之兵直攻金州。高麗義州之師襲取寬鎮。鐵山長山島避難之民助我先聲。隔江彌串堡渡海之衆。爲我後勁。賊必東西分應。左右支吾。我卽不能大得志于奴。奴亦不能得志于廣寧。先時圖之猶可及耳。昔遼瀋繼陷。人情洶洶。幾無生路。今監司盈坐。將佐成行。謂宜羣策畢舉。收功旦夕。乃諸臣諦觀時勢。憂心孔亟。未聞怒蛙之式。屢懷曲木之驚。兵士如林。豈盡不堪。盜甲成丘。詎云無

用硝黃火藥除山海等處支用者不算外其解至廣寧者二十一萬四千六十斤留貯永平者二十二萬三千五百五十斤滅虜虎蹲砲共解過五百十位各取實收附卷若拒馬槍至微物件豈以帑貲百萬不能分金製造必待長安之轉運乎兩軍對壘三鼓作氣彼見強而我示弱奸細漏洩益長黠虜之威邸報抄傳頓減我軍之氣臣部馬上催兵工部運車載料日無停晷何嘗少懈目前緊事只宜練軍選將整器繕具設奇置伏修築城濠堵截險要嚴搜奸宄廣行間諜置遠而難行之事舉近而易就之功職兵者

治兵職餉者治餉責有專屬難辭後艱任已克承誰
容肩卸當卧薪嘗膽之時勿隳摩拳擦掌之氣此臣
所望于彼中之道將有司協心以贊經撫共成滅賊
之功者也奉

聖旨據奏糧草堆積浥爛管餉各官如何不設法轉
運解過甲仗數多取有回文如何昨本道臣高出等
呈說一件也無顯是欺玩本都當拏問姑着策勵任
事本內運糧策應等事便行與撫督勵道將等官實
心擔任不得仍前推諉致誤軍機○侍郎王在晉題
微臣已補額員三部不能兼理懇乞俯容辭免奉

聖旨王在晉任事精敏着照舊總理

王在晉題奴酋舉動必先布機關潛圖協應虛實之形頭頭熟覷緩急之勢着着不差我欲登萊進兵奴發魚皮鞋子防禦我欲鎮江協擊奴築遼陽東一城阻截我欲糾西虜合攻奴放宰賽還鄉解散此有謀彼有備隨方設間謀是處有奸細而我所以應之者張皇靡定錯亂無章豈我之智顧出奴之下哉奴之用人信任專而謀慮一我之畫策衆口雜而意見紛一言而衆撓其成一事而兩持其柄登萊兵寡臣力言不可分兵分則勢弱勢弱則不能牽制一面而使

奴之反顧乃朝鮮老役羣言博咨無不爲梁之垣王
紹勲請兵者帶去精銳水兵三千止存棟剩兵一千
五百銳師泊于外國音信難通應援不接而切近如
金復一帶並無一兵奴之縱男女回家安心西嚮萬
一奴騎渡河義州之師可能追躡否萬一奴犯登州
朝鮮之旅可能撤回自抹否廣寧日望西虜爲前驅
而今且糾衆結寨縱騎打圍寧前錦義之間日憂蹂
躪臣前疏所云西虜未可前全憑東兵不宜遽撤按
臣方震孺貽臣書有見疏一字一拜等語蓋臣昔在
東方具晰形勢要非浪語登州距旅順一遇風順半

畧可渡卽冬月未必無半畧之風候也。登兵雖寡而合萊兵遙爲聲勢。津兵四千雖于九月間策應鎮江而鎮江已失恐難停泊。不如撤而併屯于廣鹿。奴見海上有兵猶懷顧慮。此未宜束手坐視以聽其西馳也。奴留宰賽子女以爲質。宰賽欲報奴酋以寬其子女故虜部合縱暗藏機構。倘奴渡河而西虜必窺壻而東前後夾攻腹背受敵。當情形虺虺之時不能爲首尾相應之勢。遼事可憂在此。夫河西半載精神用。于餌虜虎酋恐傷宰賽之心。旣不能爲我之助。然曾受我之約。或尙可離彼之羣。謂宜用計調停吹散虜

與以絕奴之援。殺奴之勢。奴見虜退。必逡巡觀望。我無西顧之慮。而後可當東面之敵。卽不然。必選擇各將分兵以支錦義。併力以障寧前。奴之鼓衆行不挈糧馬。不帶料草。枯水凍。人畜饑渴。野無所掠。勢必不能久留。我能善守河西。猶可瓦全。至于河西兵卒除舊兵在外。新兵已逾十萬。恐川楚浙兵併集。地面窄而難容。糧草遠而難繼。矧山海單虛。關門鎖鑰。倍宜加謹。須將兵馬挑換分守山海。一經挑換。人情誰不願入關門。莫如以薊昌兵馬發回。仍守薊昌。分布喜峰口。北挑林等處。以防窺關之寇。蓋以土人守本處。

室家墳墓在焉。較之客兵其得失不相關利害不相涉者。功相萬也。再勅督臣以原設之兵分守前鎮。而以撫臣新補之卒。及御史傅宗龍招募之兵。暨山西新到陝西將到之兵。列營屯劄緊地。護衛陵京。而通州及天津陸兵。凡近京地面營兵。密爲整頓。以防入衛。中外臣工務宜矢心協力。精神滿用于封疆。而口角之爭。筆陣之鬪。暫爾屏息。臣目前所辦者。催兵催馬。催餉。催二萬胖襖出關。再請續發二萬。又催辦綿花布襖。以抹軍士之寒。再催發庫貯將軍等砲四百三十餘位。以備戰守之用。川楚兵差官健

儻勤限。趣程勢同。揀焚拯溺。內應不遺餘力矣。至於
軍中號令。有不獲不嚴行申飭者。生殺係人。主之
威命。賞罰爲御世之大權。勵衆勸功。必先法令。今河
西兵十餘萬。全無固志。一望虜兵。卽思逃遁。如此卽
募兵百萬。總歸無用。發帑千萬。盡屬無益。須再巾
命。令凡臨陣一人退縮。斬其隊長。隊長亦得斬其人。
總哨皆然。且明諭之曰。曩者遼瀋失守。東則有海可
逃。西則有河可渡。今生路惟一關門。及喜峰口等
處。關門決不容逃。兵潛入而險要等處。亦俱發重兵
把守。不容逃。兵驀越。旣無可逃之路。須懷死綏之心。

進。步。封。拜。在。前。退。步。斧。鑕。在。後。將。官。遜。者。一。槩
論。斯。文。臣。遜。者。必。從。速。治。稱。病。者。悉。置。不。行。提。督。卽
中。風。果。真。亦。令。廣。寧。養。病。不。得。進。關。錢。糧。支。銷。不。明。
管。餉。司。道。先。請。革。職。勒。限。查。明。無。弊。方。具。題。復。任。
朝。廷。有。必。行。之。法。而。後。無。倖。脫。之。心。將。吏。無。倖。脫。之
心。而。後。望。生。全。之。路。仰。祈。天。語。嚴。飭。明。著。章。程。則
規。避。不。生。觀。望。永。杜。殘。遼。庶。其。得。人。爲。用。乎。然。勸。懲
不。容。偏。廢。而。賞。罰。必。須。並。行。有。投。醪。挾。纊。之。恩。纔。可
鼓。社。革。裹。尸。之。志。有。解。衣。推。食。之。惠。始。可。望。沈。船。破
釜。之。功。今。嚴。霜。砭。骨。而。棲。風。之。士。單。寒。半。菽。如。金。石。

靡糲之食未飽。擁瓊林之積。而徒令削鐵于針頭。怡堂燕之安。而罔念加薪于厝火。三部之貧如洗。四方之苦堪憐。索費索逋。趾錯于堂。愧無隣之可乞。請金請帑。聲聒于耳。曾何計以支撐。天聽轉高。難排閭闔而亂萌。潛伏憂在蕭牆。不先事而預圖。恐臨期之既晚。臣欸欸之愚。尠攄芹曝伏祈 聖明一裁。炤焉奉

聖旨。這分兵防守。申嚴賞罰等事。悉中機窾。該部便行。與經撫各官。便宜調度。鼓勵將士。共收成功。

湖兵至通州。其帥張景珍。潛入都中。管球加銜所領。

兵部安家銀不卽給散毛兵後至其帥田景坤不能
輯下沿途科索于酒肆與湖兵遇遂相格鬪毛兵殞
命湖兵帶傷御史梁之棟以聞○逮舊撫李維翰

巡按方震孺奏曰連日廣寧城中大户盡數西奔正
在危急時提督又偶中風臥床不起一切兵馬漫無
頭緒臣不得已只得暫住沙嶺而時往來于河張又
站之冲圍而逐路挑選健丁沙汰殘卒有驛丞典史
之不屑爲者而臣自從事焉亦聊以固軍志而安民
心耳 皇上速下一 嚴勅要見此番大將偏裨不

據命與賊廝殺若再望風先走各照信地各照信地

必殺無赦將從前之玩習。一筆盡勾。而廣寧塔山地
方係寧前副使張應吾管轄亦空宿兵一枝專殺逃
軍逃將使三軍之歸路絕而生路可望也。臣不勝慟
哭待命

十一月方震孺題經撫心無不同做手各異臣初入
遼路迎經臣卽向臣言抄化不可信虛着不可用併
言撫臣不肯做實事說實話及臣至廣寧面問撫臣
言何常不說實話何常不做實事臣固知其機鋒不
對苦心調劑其間不知費幾斗心血矣然兩臣無疏
臣只合暗裏銷鎔不當明言也昨經臣責備撫臣疏

中引臣書。枕謂撫臣。心慵意懶。此臣與撫臣時時面
相質証者也。臣賚恤時見撫臣精氣百倍。今則時時
攢眉。謂愈變愈難。蓋緣撫臣銳于滅賊。而一時賊未
可滅。又一切兵馬器具不湊手耳。大抵經臣之意在
以守而爲戰。撫臣之意主戰而不言守。經臣曰守具
卽是戰具。今人饑馬疲。守旣不能。以何爲戰。撫臣曰
正惟不能守。所以當戰。經臣曰軍馬未動。糧草先行。
今糧運艱難若此。旣要進兵。當先備求運法。撫臣曰
我一過河而海州之糧皆我之糧。經臣曰王師空堂
堂。正正旣過河。便當想守法。想援法。不然亦當想退

法。撫臣曰我一取牛庄而彼中自然嚮應定有縛叛將以獻者。于是諸道諸將俱浮沉于戰與不戰之間。守與不守之際。笑啼不敢。而凡事牽制者多矣。讀此疏而撫臣孟浪可知。世上安得復有痴人與之相合哉。

閣臣葉向高言。廷弼化貞作用既殊。而使化貞就其節制舉。朝皆謂難行。毛文龍所報擒斬。卽未真確。功罪可勿言。乞下部酌議。如遼事可以專委。廷弼則申飭將吏一聽節制。

王化貞揭曉。運一事自河東失陷。車牛盡沒。止有車

五百餘輛職卽行道多方搜括民牛收買夷牛又差
官入關四散尋買乃請車牛銀十萬于戶部而戶部
不應也曰于解去新餉內支銷不知新餉久已斷絕
何處支銷且造車無匠趕車無人遼之下壯旣皆從
軍而兵又不善養牛西牛又不服水土往往到斃牛
軍賣兒賣婦以償之昨歲出關十萬餘牛不數月倒
死殆盡其報存者皆遼人所償也不惟物命可惜抑
亦民隱堪痛故職自爲道臣時卽不敢多議牛車價
多者十餘兩少者亦不下七八兩而部又卽定三兩
五錢是猶以前日言也遼民多殺牛以賣調殺則得

牛之利。留則受牛之累也。是以職有顧覓小車之說。業遣人于山東集其魁。問之皆欣然。願來。乃咨部請移文山東留京運以作賃價。計旦夕可至。昨接督餉咨部文。不准。無銀可給。竟成畫餅。至今天津并無車出關。又不得已。摘軍扶運。然河水已合。奴衆兢兢欲渡。守城對壘。又須多兵左支右吾。無可爲計矣。

買牛運車。晉曾有疏爭之。今牛盡倒死。省直解到者。竝無一存。前言如券。僱覓小車。亦可言而不可行之事。經撫好爲苟難。于國事何濟。

王在晉題九邊兵餉疏云。臣惟天下猶一家。然遼左

後門也。九邊垣壁也。蓋京師堂奧也。令人人視殘遼如漏艦危檣。視九塞如金墉鐵壁。視河西如虎穴龍潭。視邊鎮如泰山磐石。此不深爲堂奧腹心之計耳。試諦觀之。遼與各邊均重。急遼而緩九邊。猶曰治標。因遼而弱九邊。則爲釀患。慨自遼瀋繼陷以來。調兵選將。急汗風雨。其應命而至者。五萬之邊兵耳。川兵則觀望于去來。遙切家鄉之顧慮。各兵則擅過于行止。曷勝道路之流連。藉非邊兵出關河西所有者。僅遼陽之通卒也。此美當于勝負安危之數哉。顧此邊

兵。非取之無盡之兵也。再蹶巴。苦于長驅。三摘且幾。

幸抱蔓去而不歸。調而不補。能必遼事之遽平。將來免于調發乎。卽免于調發。而宜鎮闖邊之虜。延綏攻城之寇。甘肅入犯之羌。無兵何以禦之。詎獨奴酋能爲中國患乎。屢調之空邊。終日延挨爲苟安之計。問兵何以不補。曰留舊餉養援兵家屬也。欲補必須新糧。無新糧則兵不可補也。臣一一通查援兵事例。亦自有不同者。如往歲山東應調之兵。臣卽于本名遼餉內扣留三錢。以給其家舊糧。卽補新兵。兵不減而糧不加者也。乃宣府易州一帶家屬卽食原糧而不給內顧。在延寧一帶則戶部已給內顧而不食原

糧。然而內顧贍家銀兩有三錢有六錢此戶部不一之規也。又有暫發四錢五分有止發三錢此各鎮不齊之例也。因其糧數有多寡是以贍養有參差此支給不同之額也。乃各兵未必人人有家小未必人人盡給本名之糧借名混冒此不可不查者。一前次援兵逃亡者甚多逃者當存額餉死者止給優恤舊糧必有贏餘此不可不查者。二室家已贍則原糧不給而原糧貯存之日未必卽爲補兵之日。千軍齊發未必千軍齊補。空月空糧悉空算扣此不可不查者。三給贍家給內顧兵缺仍懸而不補則存一各之舊糧

又增一各之贍願兵虛而糧益耗此不可不查者四
遼陽有投降之卒而本鎮尚存援遼之名河西多雇
替之軍而坐家食本各之餉管伍隱蔽哨隊朦朧此
不可不查者五凡調邊兵必帶馬匹馬每匹臣部給
價十二兩前次調補馬價俱未清查臣曾有疏矣今
次調馬五萬九千八百餘匹補價七十一萬八千五
百兩有人而後有馬兵不補馬必不買馬價將安貯
乎此不可不查者六無馬則無料馬去而料存每歲
草料銀兩不在邊鎮則在度支節年未覈此不可不
查者七軍中有火器有盔甲有衣鞋有兵仗有旗幟

有犒賞軍在則各項不可廢軍去不補則錢糧必有存餘此不可不查者八查果兵未補而糧存則當報所存之糧數糧已開而兵補則當報所補之兵數今一遇調發輒曰無兵既云無兵又云歲虧數十萬之額餉此各鎮額餉臣在山東隨催隨發愆期不解者卽開送經管職各聽叅既不解又不叅釀成連局益不可問然則邊臣之自誤而非各省之誤邊臣也臣蒿目憂時邊餉必不容不嚴催邊兵必不容不速補援兵戍邊贍家內顧業有成例勢不可裁戶部以措處之難或聽其仍食舊餉臣部因司農之誦不卽催

補援兵臣悉心籌之。今歲應調邊兵除題留未到者
只筭實數六萬。其贍家內顧銀兩每名每月六錢。歲
計當費四十三萬二千兩。如每名每月三錢。歲計當
費二十一萬六千兩。二者相兼以折其衷。歲費不過
三十二萬四千兩。而六萬之邊兵可補。九邊不至空
虛。猝遇虜警。各邊尚可支持。卽有調遣。各邊不憂難
繼。此今日最吃緊事。不能以歲月待者。伏乞 嚴勅
邊臣。通查所懸兵缺。卽行召募。大家提起精神。極力
整刷。以固邊塞。以衛 皇家。臣於諸臣有厚望焉。伏
祈 聖明鑒納。施行奉

聖旨是各邊額兵當補這所奏極爲詳悉着該部卽行與各督撫官作速處置召募毋得稽延

王在晉題頃蒙 聖諭戶兵工三部發領帑金二百

萬以濟軍興又奉 聖旨帑金着發太僕寺候有急

需請用仍着侍郎王在晉稽查酌發又奉 聖旨帑

金准留一百萬專備東事緊急爾部還與總理官酌

量奏請給發欽此該臣看得遼左軍興經費繁鉅田

賦頻加取足于溢額之徵漏卮難塞外廷無措仰給

于 大盈之積待米成炊其在司農艱窘倍常仰屋

竊歎 聖明洞鑒無俟臣言若兵工原無編賦可應

非常乃互分職掌致令竝困荷蒙 皇上慨發 帑

金二百萬兩以濟目前之急不啻枯苗之得雨也。然待用無窮而分用易罄。如以十日之餒而得一日之糧。此留則彼缺前去則後空。有不得不從樽節者。如臣部調募各兵安家銀兩有行文本處兌給者。今本處不給而取足于近京地面。銀不發則兵不行。兵之所聚且有後虞焉。可須臾之少遑乎。邇又議調標兵安家馬價均屬無處。則一十四萬一千九百兩之請勢不容于裁減者也。以工部言之募兵衣甲器械未給銀兩計六十七萬。備開奏冊見在 御前。此外

如造船造車造火器製甲製襖製兵仗買鐵買硝黃
買布花僱車僱騾僱夫役工匠兼日夜之力轉運極
道路之煩萬分拮据臣與工部共之臣曾具疏代請
帑金一百二十萬猶懼不敷然則今日五六十萬之
請僅當其半豈云溢數乎惟是帑金已奉明旨

專備東事緊急着臣酌量奏請臣再四籌之當先

發四十萬以裒燃眉餘者姑俟再議總計兵工所請
共銀五十四萬一千九百兩皆係東事急需將來逐
項解發明白題請開銷必不敢分毫濫用此外存
剩帑金除四川應發銀兩聽戶部酌請餘銀悉

封貯太僕寺庫以備遼用緊急各部不得輕
責有
一分當一分之實費做一分之實事庶不孤
聖明
之德意而于邊事緩急有資矣。

十二月廷弼于十月二十三、四日連得遼撫書要乘
銳出師二十七日報巡撫已先二日往三岔河二十
八日廷弼出關二十九日駐前屯上恭報出關疏請
本兵催兵接應總制各鎮彈壓十一月朔至中後所
得巡撫危疆固守實難一搦力闢以守待戰之非弼
因移書閣部大臣專責而卒成之意實以阻之也十
一日巡撫化貞會廷弼于西平一鎮三道皆來聚驛

相與極論各道曰今過河不得河上督兵設伏出奇
又不得事事依公意部署亦歸到同處矣弼曰遲矣
巡撫曰前實不曾依奉公行今只當遼陽初失惟公
指教矣弼曰河水阻而擺兵河水合而撤退報賊虛
而神飛聞賊來而意索今日講河上明日議西平又
明日而議鎮武今日撤兵回明日發兵往又明日而
復議留無謀人之心而使人備之致將南衛遼海百
姓北驅殆盡廣寧滿地奸細城中聚謀各立名號頗
繁有徒未得彼情先輸我實况平日謀報賊無兵賊
作賊急賊怕我賊斷不來賊在遼陽者何曾一驗故

勸公內防而外謝之一味密密厲兵秣馬儲糗治械
幹我正經事體。自隱然有不可犯之勢。遼東尚可爲
也。巡撫唯唯。各道鎮亦首肯。不敢對彌。遂于十一月
十四日回右屯衛往返。十七日作出關見聞述。

述中所載者廣寧撫按鎮道將書亦話言及地方
兵馬糧草情形也。大意主守不主戰。聞于閣部臺
省。明知其未可戰耳。

大學士葉向高疏云。毛文龍鎮江之役。撫臣以爲功。
經臣以爲罪。意見大異。臣切謂國家費數千萬金。
錢招十餘萬士卒。未嘗損奴酋之分毫。而文龍以三

百人擒斬數十功。雖難言罪于何有。以爲亂三方布置之局。則此局何時而定。以爲貽遼人殺僂之禍。則前此遼人之殺僂。已不勝其慘。豈盡由文龍。故文龍之功罪。可勿談也。

鎮江之捷。巡撫逕自報聞。不與經略衙門知會。遂生異議。黨熊者必欲誣其功。文龍幾逮矣。葉公出山在途。有疏喜文龍之報捷。異論稍息。本兵欲告廟。余亟止之。以告廟。則益張其功。愈甚。經臣之怒。莫如平平處之。以消其忿爭。功罪勿談。意與此合。

遼撫管曾爲經臣道屬名帖不書舊屬生熊畢竟
以此喻之王亦不少遜嗟乎 國家事大可以一
字而生嫌隙哉

王在晉題海戰勝負全係船隻之好惡船之不堅是
棄生靈于大壑也而水兵出海又須海道之習諳兵
不習水是委性命於魚腹也今查各船係重價買造
一船有一百三十金者有百餘金者少亦不下六七
十金是准營船隻計價不啻七千金矣七千金買船
俱不堪用又借海運糧船載兵出海工部一一議補
船價今因兵不習水一旦付之東流是一倍又增兩

倍之費矣。以丐子而應篙師之數，以遊食而充把舵之人。舟人既望洋而昏眩，帆檣遂逐浪以飄颻。目今江淮正造船隻，正募水手。萬一仍踵前弊，不問人之習不習，卽號長年，不問船之堅不堅，遽稱戰艦。臣懼其莫之不可食，而海若之未可嘗試也。通查王錫斧船是否本官買造，係何有司經管，其水兵是否本官雇募，係何衙門選驗，嚴行淮揚撫按提究。一一追賠，仍令將來不得以空名應數。庶人船可收實用，錢糧不至虛靡，是兵船之虛飾不可付之不問者也。大將爲三軍司命，勵必死之志，鼓身先之勇，匈奴未滅，奮

不顧家國讐未報滅此後食古有扶疾以視陣裏鎗
以血戰者彼獨非人也耶薊鎮何地視殘遼有安危
與共之形援遼何事與山海有緩急相依之勢總兵
楊茂春身爲主帥分宜捧檄先馳乃當賊兵臨境之
日稱疾以偷安榆關警戒之時堅臥以謝事未遇敵
而先朒縮屢奉令而若罔聞朝廷之令旗不能強
之一出行邊之司馬無以誠於三軍茂春而果疾也
尚有乖於損軀報主之義矧茂春而非真疾也其
能追於抗違節制之罪哉自遼事興而文武各官無
疾輒云有疾微疾輒稱痼疾思臨難而苟免遂耗

以欺。君獨不思官爲朝廷之官，則身爲朝廷之身，事如可爲，則百計以匡扶事，不可爲，惟一死以報國。今天下一統河東之失，不過彈丸黑子之地，神明之福祚彌昌。天王之事權在握，豈不能行於武弁而絕無忌憚，乃爾如茂春者，生則當謫居于廣寧城外，死則當葬骨于三岔河邊。萬母輕縱之歸，俾儒帥效尤以開規避之途也。此大將之推病不可付之不問者也。今天下多事極矣，遼左戰守三年，卒無完局。其弊由于事事粉飾，象人塗馬，空勞調募之紛紜，人人推諉，弛担卸肩，一味機關之簸弄，向使人無

整。壞。遠。遁。之。思。自。有。畫。地。奏。功。之。效。則。今。日。之。紀。綱。必。不。可。不。振。法。令。必。不。可。不。嚴。人。心。由。此。而。惕。國。勢。自。此。而。強。東。西。之。變。不。足。平。矣。

葉閣下與經略書云承教遼事未可戰自是確論須當講求三十萬兵勢必不能集海內坐此騷動已極若征調不止其禍變恐不但蜀中即使保得廣寧復得遼陽而天下事亦已去矣且今廣寧之兵已十餘萬而在事者僅以爲三萬可用然則此三十萬者卽倍而六十萬猶以爲未足也試觀史冊一隅有亂亦

正宗一隅卽孱弱如宋以旣吳楚強關地萬餘里

甲數十萬。然其所蹂躪不過西陲數郡而已。天下晏如。無征調轉輸之擾也。今奴酋之橫其勢。何如元昊。而海內糜爛。決裂至此。果何故耶。大劄千言。萬語。只是經撫不合。經撫合則遼安。不合則遼危。想其不合之故。只在不受節制之一言。生亦遺書力勸之。以聽指麾于門下矣。

十二月四川亂。奏至。先是科臣明時舉捧檄起土司兵。誅索無厭。永寧酋長奢崇明令土目將兵一萬詣重慶聽撫。臣徐可求點閱。可求置不卽點視。漫云數少。土兵伺候。月餘。洵洵思亂。而可求杖其頭。目各五

板欲盡黥土兵之面以別記驗于是統領人樊龍樊
虎一呼卽起亂殺官民可求及道臣孫好古駱日升
李繼周知府章文炳推官王三宅順慶叙州府同知
王世科熊嗣先知縣高選總兵黃守魁參將萬金王
登爵悉被殺時舉等踰牆而遁復尸遍地幾不可數
二樊賊遂據城中城門伏開聽商民自便船順流而
下賊惟痛飲日夕不行焚劫○遵義民米田自遼陽
逃歸假稱守備催招新兵而可求檄下各夷徵索嚴
急楊氏洵洵思復故主重慶旣被夷目羅象乾撤衆

回巢楊福等邀之巨路進兵直搗

城亡走貴州○石砭女官秦良玉起兵勤王○賊略
納溪瀘州翁登彥江津周禮嘉堅守不下長寧榮昌
隆昌壁山官吏望風逃遁賊遂進逼成都○諭兵部
川兵援遼在途者領兵官押回討賊○張我續提督
川湖雲貴四省軍務

後戊辰九月兵部尚書王在晉題遐想奢酋作亂
之初一朝兵起戕殺撫鎮道府縣衛所等官一百
五十餘員踞重慶圍城都川東川西川南四十九
州縣望風瓦解安賊稱孤改號辨髮束額民俗立
化爲夷于時川省衿紳魚驚鳥竄胼胝瘡痍家室

流離叫閭叩闕天日爲慘此乾坤何等時耶
自古未有總理戶兵工三部之官舉朝因遼事
倥偬公推屬臣兼攝而西蜀干戈同時竝劇于是
舉朱爨元張我績爲督撫推楊愈懋薛來胤杜文
煥爲總兵秦良玉領兵義夔奢社輝把截烏江川
湖雲貴土司合兵征進沐鎮陳師畢節各撫移鎮
要區霑益永寧歸巴荆沅以及敘州二郎關等處
或遏其衝或絕其援或直搗以解成都之圍或分
守以當險隘之處石柱永順保靖等兵則自下而

上鎮雄馬湖烏蒙烏撒等兵則自北而南楚兵

其東塞夔門以備策應秦兵列其北駐漢中以壯聲援請 內廷之發 帑督農部之僨糈借工部衣甲銀于夷陵運烏銃火鎗于蜀道招義兵殺手辨鞍馬衣糧數月之間手如沃焦事同紛蝟而蜀事始有條緒成都解圍于臣署印之日而賊據重慶有岌岌垂危之勢焉臣以經略出關行矣

會廣
經撫

兵部等衙門 題因經撫不合奉 旨會議臣等於九月初八日會集九卿科道會議得遼瀋未陷以前皆戰不成戰守不成守往事不可追矣就今日論離守難以言戰離戰難以言守執守之是而非戰執戰之

是而非守皆不知兵機者也。主戰主守經撫二臣議
論略見參差。然勢有緩急。着有先後。言戰未嘗忘守。
言守未嘗忘戰。二臣之籌議不惟不相左。而且相爲
用矣。撫臣身任危疆。支撐數月。虜馬無一渡河者。不
退怯于遼瀋。方失之時。豈退怯于兵馬。旣集之後。經
臣奉 詔特起非常之寵。前代所無。君命旣有專
屬。事體俱當責成。辟之同舟。而遇風波。未有不同心
共濟者。二臣安危相倚。必協大同。臣等何容輕議。彼
中進取情形。定于吸呼。着一商量。不得有不能阻遏
之勢。強敵在前。須專心併力。以圖制勝。今日之議。全

責成二字道無由矣。至于高出胡嘉棟原係經撫共
荐業奉。明旨責令竭力建功贖罪姑容使過以須
後效。臣等又願在遼文武諸臣勿惕威而口諾。勿匿
心以面從。見在器械細細整飭。見在糧草源源接運。
一心以佐經撫。勿兩可以啓紛紜。人心合一勇氣自
倍。奴酋可滅而河東已失之疆可復矣。伏乞 皇上
嚴 敕經撫齊心協力料理戰守。如河東果可進兵。
大兵渡河。經臣卽多方調度。首尾援應。如虜中間謀
未真。前隊未可輕發。卽仍前畫地分守。申嚴 功令。
務須鄭重以保萬全。建功之日一體升賞。恭候 勅

下施行奉

聖旨遼事爾每會議只是責成經撫戰守相資自是正理便行文與他每知會務要着實遵行不得違玩其目前機會可乘着多方調度首尾接應如偵探未實還照經略前奏畫地分守用心料理相機進勦經撫受此委任當共圖報稱功罪一體竝論道將各官都着盡心立功報効不得彼此紛紜自干罪戾違的着巡按官指叅奏重治不饒

遼潘死戰卹典張神武贈都督僉事襲陞三級楊宗業贈都督同知歷太子本衛正千戶承恩使善贈都督

僉事襲陞三級俱從祠祭郭有光復原職贈二級襲
陞二級劉芳聲等五員各照本職上贈三級襲陞三
級曹登衢等三十三員各照本職上贈二級襲陞二
級張郢等九十二員各照本職上贈一級襲陞一級
冉見龍贈指揮使李柯彭卿彭應勝彭相舟各贈千
戶侯世祿等依擬

王在晉清查兵餉疏臣惟遼左軍興歲經四易經費
繁浩萬萬難支只爲遼陽一塊土括地之毛熬民之
骨馬牛蹄躅鴻雁哀鳴所望將士犁庭掃穴收復故
疆乃尺寸未復而內帑之藏屢發矣外府之積已

罄矣歲費千百萬何嘗清楚其催解則如風雨頃刻
難停其銷筭則歸渺茫半屬烏有臣知其弊竇之多
也曾具疏請設糧儲道部議添官多費遂屬分巡
道兼之糧冊必查道號未有不由該道覈實者今據
經臣疏揭始知河東月糧徑具白頭冊領未經掛號
詭名耗食將無所不至矣部院在外凡事皆屬監司
轉行監司者部院之耳目將士之綱領也將官虛冒
監司明則糾叅暗則劣考或改駁以杜侵牟或按法
以罪書識治兵而兼治餉兵數既核糧數自清若徒
責成于餉司戶部之精神雖貫而部院之血脉不融

何者餉司部屬也。京職也。糧官不親兵事者也。兵之虛實何從知之。經撫有統而無屬。直指敵體而不嚴。職不能併攝乎刑名。法不能通行於將領。餉司固不能上分經撫之權。經撫亦不能直窮餉司之弊。然則兵糧可不由該道覈覈而逕行給發耶。遼陽廣寧原係兩差遼陽雖失而糧存。今以一官併理新舊二餉。歲用金錢數百萬。頭緒甚多。支節易混。非兩目所能悉照。兩手所能打筭。卽精神滿腹亦綜覈之難矣。各道挑精壯以爲親兵。將官養家丁以供廝役。各糧驟。頭等影護皆無下。及至遇敵。反將中下三等。

鋒陣陣以嘗鋒鏑。各營家下書記等役。有名無實。替身以代點。虛掛以支糧。司道既不肯從實舉發。餉司何從執簿清查。部院之于司道。每顧惜體面而不能盡言以救正。司道之于將官。又轉惜面情而不能盡法以相稽。彼此相蒙。虛靡益甚。都中傳聞。遼左多衣食不周之兵。而有囊橐充盈之將。將官既富。便惜身重命。見賊先爲股慄。言戰卽爾膽寒。且懼營伍竊發弊竇。猶鼠同眠。不操不練。傅國不云乎。食餉則多。計兵則寡。匿逃損不報。以無爲有。一人一馬。兩三處造支。分影爲形。固行間宿蠹。而當日爲甚。甚至千餘兩。

扣五分攤坐紙紅交際院道不能禁餉司不敢禁夫
交際出于何典可扣兵糧以充私餽乎。經臣面囑嚴
查第以神機等營委官樓文勝等開報。蓋有不能竟
其詞者矣。臣閱經臣書云人倚狐城而難問。事忌鼠
器而諱言。舍監司將領狐鼠將安所托哉。遼東額軍
已亡其半。而舊餉反加至二十三萬有奇。兵糧有四
錢加至八錢。八錢加至一兩二錢。馬有一錢八分加
至八錢者。糧料遞加以人馬之堪用也。餉等乎新兵
而不列新兵之數。料同於戰馬。而不入戰馬之羣。有
增餉而無增兵。將來何所底止。通計新舊兵共十三

萬有奇。每月事故脫逃。缺兵曠役。爲數必多。計日查扣。營官報將領。將領報該道。該道叩明移送。餉司支給。隱瞞作弊者。必罪此清糧之一事也。在遼聽用多竊。武生把備之名。給劄移咨掛名食餉。有談天說劍之口。而無操弓挾矢之能。上之不可儲將材。下之不肯充兵伍。及今不一挑選。甚爲餉蠹。須擇其人。果有智能勇技。方登糧冊。不則亟爲汰革。此亦清糧之一端也。廣寧人馬數多。糧草騰貴。車力有限。轉運至艱。客兵之中。或分隊分班輪守山海。旣勞逸之適。均亦甚若之同受。且有事應援。調發不難。而近地供輸。

買較易關門不苦無兵河西不苦無餉若一人抵關
卽發一人出關盡數不留動稱未足調募窮而供億
勢將不給矣。至如在遼司道寥寥有幾強半稱疾意
懶心灰延挨度日皆緣功令不明勸懲無法逃而
戴罪者不妨少濡以希後勤勤而任事者則當優異
以待殊遷彼邊道且一年算兩年之俸有一級陞二
級之例今危遼與狼虎爲隣其視邊道何如哉各官
陞遷須另設一規格俸積勞深邊疆寧謐或加銜留
任或不次內遷家關不至永別玉門可以主還庶盡
薄鞠躬朝上天有日而異鄉孤侶疾病不生 朝廷

操陞擢之權邊臣絕請告之念其撫按在外憂危困憊以日爲年宜有出格之陞以恤勞臣之苦將領科斂者喜參論以抽身甘罷官而保命賊多則有尚方之劔賊少則嚴戍遼之條有能智勇出衆廉慎持身者部院薦舉從優超擢其新舊遼餉按月關給務查實兵實餉實放實支通行登萊天津通州薊密車營一體嚴覈尾間旣塞則滄海常盈螿穴盡除則隄防不省一分司農減一分之費民間受一分之賜經臣清理一疏爲養兵勦寇之先著矣奉

聖旨遼餉虛糜多弊這清查懲勸等事俱切邊計着

該部逐款詳議着實舉行

南科徐憲卿疏稱東事所係安危者孰急于樞經撫
三臣夫三臣皆千百而拔一肝胆嚮國世以韓白擬
之者也祇因血性未消猶效穴中之競才人負氣徒
爲蝸角之爭臣嘗服齊撫趙彥之改請五萬兵于登
萊司馬張鶴鳴之置經臣疏于不荅總部侍郎王在
晉之夷氛正熾一疏真大賢之舉動而公虛之議論
也令人人若此念念若此當無不調之瑟獨拍之響
而遼事不足平矣尤願票擬者惟公平以服其心主
議者毋佐聞以成其愎庶不至前跋後蹙而損虜之

雅可奏鍾鼎之業可成也

遺事實錄卷之六